



精华读本
国学

吕氏春秋

(战国)吕不韦◎著

《吕氏春秋》是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，又名《吕览》。此书共分为十二纪、八览、六论，共二十六卷、一百六十篇，二十余万字。书中尊崇道家，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，但舍弃了其中消极的成分。同时，融合儒、墨、法、兵众家长处，形成了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道德、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。吕不韦的目的，在于综合百家之长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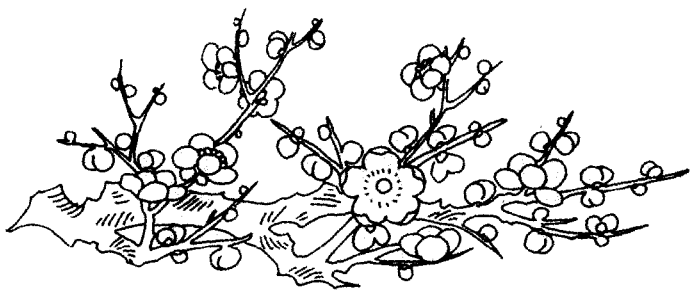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· 国学精华读本 ·

吕氏春秋

王 勇 选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学精华读本/刘悦霄编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6. 7

ISBN 7-204-08507-8

I. 国... II. 刘... III. 国学—通俗读物
IV. Z12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1537 号

国学精华读本

刘悦霄主编

责任编辑 娜 拉

封面设计 骧 平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32 开

印 张 100 印张

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

书 号 ISBN 7-204-08507-8/I·1776

定 价 200 元 (全 20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(0471) 4971562 4971659

前 言

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。五千年积累的文化中的精华,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,古典文学有着现代文学不可企及的优势,那就是它极高的文化含量。学习者不仅从中得到全面的知识素养,而且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醇厚的道德人格。毫无疑问,文化经典往往是古代圣贤人的懿行嘉言。面对中国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,中国人必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。

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,将中华古典文学珍品介绍给广大读者,我们精选版本,重新整理,博采众家之长,最终编纂成《国学精华读本》系列书籍。

中华古典文学涉及领域广泛,种类繁多,远非我们所能面面俱到地兼收并蓄,所以我们主要收集流传久远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作品,意在使优秀作品能为当代读者所接受理解。为此我们对作品重新选编、选译、选注。对其中疑难句段做重点注释,突出主题,把最为精华的部分展现给读者。相信《国学精华读本》系列会帮助读者加深对古典作品原著的理解,做到开卷有益。

本系列书的编排定位,以帮助我们达到精读为目地,同时充分考虑到读书兴趣及经济承受能力,对有些典籍的内容,进行了部分删减,从而既注重了古典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和普及性,又充分体现了轻松读书、娱乐读书的宗旨。

因我们水平有限,未能使案头工作更上一层楼,不免心存遗憾。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努力了,见到了成果。相信广大读者能和我们一样,畅游于古典文学珍品的海洋,博览群书,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。

目 录

一	孟春纪	(1)
二	仲春纪	(12)
三	季春纪	(22)
四	孟夏纪	(28)
五	仲夏纪	(37)
六	季夏纪	(41)
七	孟秋纪	(45)
八	仲秋纪	(51)
九	季秋纪	(60)
十	孟冬纪	(68)
十 一	仲冬纪	(74)
十 二	季冬纪	(81)
十 三	有始览	(87)
十 四	孝行览	(95)
十 五	慎大览	(106)
十 六	先识览	(114)
十 七	审分览	(123)
十 八	审应览	(130)
十 九	离俗览	(136)
二 十	侍君览	(146)
二十一	开春论	(155)
二十二	慎行论	(162)

目 录

二十三	贵直论	(169)
二十四	不苟论	(174)
二十五	似顺论	(177)
二十六	士容论	(181)

一 孟春纪

【原文】

孟春纪

孟春之月：日在营室，昏参中，旦尾中。其日甲乙。其帝太皞(hào)。其神句芒。其虫鳞。其音角。律中太簇(cù)。其数八。其味酸。其臭羶(shān)。其祀户。祭先脾。东风解冻。蛰虫始振。鱼上冰。獭祭鱼。候雁北。天子居青阳左个，乘鸾辂，架苍龙，载青旗，衣青衣，服青玉，食麦与羊。其器疏以达。

【译文】

春天第一个月，太阳在营室(星宿)这个位置。傍晚参宿在正南方，早上尾宿在正南方。此月的太阳在甲乙(东方)这个方向，与这个月相应的帝王是太皞氏(凭木德称王)，这月相应的神是木神句芒，这个月代表性的动物是鳞介类，这月的声音以角(音 jué，五音之一)为代表，这月的音律合乎太簇(六律之一)，与这月相对应的数是八(少阳之数)，与这月相对应的味道是酸味，与这月相对应的气味是膻气。这月的祭祀在门户之间，祭祀时要首先献上脾。东风化冻，入蛰的动物开始苏醒。鱼从水下浮到水面，脊背顶着冰。水獭出来吃鱼，鸿雁北飞。天子住在明堂左边的北头房间(表示自己顺应天时)，乘坐装饰有鸾鸟的车，用黑马驾车，车上有青旗，天子穿青衣、饰青玉(顺应木色)，吃麦子和羊。祭祀所用的器物都雕镂得简洁而通透。

【原文】

是月也，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。乃择元辰，天子亲载耒耜，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，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，天子三推，三公五推，卿诸侯大夫九推。反，执爵于太寝，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，命曰“劳酒”。

是月也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，天地和同，草木繁动。王布农事，命田舍东郊，皆修封疆，审端径术，善相丘陵阪险原隰，土地所

宜，五谷所殖，以教道民，必躬亲之。田事既饬，先定准直，农乃不惑。

【译文】

这个月，天子元日那天向昊天上帝祈求五谷丰登，又选择好日子，天子亲自用车拉着农具，放在车上穿甲冑的武士和驾车人之间，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耕于上帝的籍田。天子推三下耒耜，三公推五下，卿诸侯大夫推九下。返回，在祖庙饮酒。三公九卿诸侯大夫都应命侍酒，这叫“劳酒”。

这个月，天上的气下沉，地下的气上升，天地交合，很多草木都萌生。王布置农业生产，命令管农田的小吏到东郊，修整四界，调整水渠和田间小路，仔细察看丘陵、高地、低地，因地制宜种植五谷，来教导百姓。天子亲自过问农事。已下了农业生产的命令，先定下径遂的标准，农夫就不疑惑了。

本 生

【原文】

始生之者，天也；养成之者，人也。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谓天子。天子之动也，以全天为故者也。此官之所自立也。立官者以全生也。今世之惑主。多官而反以害生，则失所为立之矣。譬之若修兵者，以备寇也，今修兵而反以自攻，则亦失所为修之矣。

夫水之性清，土者汩之，故不得清。人之性寿，物者汩之，故不得寿。物也者，所以养性也，非所以性养也。今世之人，惑者多以性养物，则不知轻重也。不知轻重，则重者为轻，轻者为重矣。若此，则每动无不败。以此为君悖，以此为臣乱，以此为子狂。三者国有一焉，不幸必亡。

【译文】

最初化生万物的，是天；养成万物的，是人。能顺养天所生成的万物而不违背它的，就是天子。天子行事就是以保全生命和天性为准则。这就是设置官吏的原因。设置官吏就为保全生命和

天性。如今当世的昏庸之君，多设官吏却反而危害了生命和天性，那就失去了设置官吏的意义了。比如训练军队，是为了防御敌寇的入侵，而今训练军队，却自相攻伐，那也失去了训练军队的意义了。

水的本性是清澈的，由于有土让它浑浊，所以也不能清澈。人的天性是可以长寿的，由于有物欲的扰乱，所以不能长寿。物，本是用来养生养性的，而不是用性来养物。现在那些不懂事理的人，大多牺牲自己的天性而追求物欲，就是不知孰轻孰重了。不知轻重，那就将性命看轻了，而将物看重了。像这样，那就每做一件事都没有不失败的。以这种认识作国君，就会荒谬；作臣子，就会犯上作乱；作儿子，就会狂放无理。这三种情况，国中要有一种，都无可幸免地要灭亡。

【原文】

今有声于此，耳听之必嫌，已听之则使人聋，必弗听。有色于此，目视之必嫌，已视之则使人盲，必弗视。有味于此，口食之必嫌，已食之则使人瘖，必弗食。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，利于性则取之，害于性则舍之，此全性之道也。世之贵富者，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，日夜求，幸而得之则遁焉。遁焉，性恶得不伤？

万人操弓共射一招，招无不中。万物章章，以害一生，生无不伤；以便一生，生无不长。故圣人之制万物也，以全其天也。天全则神和矣，目明矣，耳聪矣，鼻臭矣，口敏矣，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。若此人者：不言而信，不谋而当，不虑而得；精通乎天地，神覆乎宇宙；其于物无不受也，无不裹也，若天地然；上为天子而不骄，下为匹夫而不慁；此之谓全德之人。

【译文】

有声乐在这里，听到它就一定快活，但听后就使人耳聋，就一定不要听。有美色在这里，看到它就一定会快活，但看后就使人眼瞎，就一定不要看。有美味在这里，吃到它一定会快活，但吃后就使人变哑，就一定不要吃。所以说，圣人对声色滋味都是凡对生命有利，就取它，对生命有害，就舍弃它。这才是保全生命和天

性的办法。世上的富贵人，对声色滋味大多有许多糊涂认识，日夜追求它们，有幸得到就难以自禁，不能自禁，生命和天性怎能不受到伤害呢？

万人拉弓共射同一靶子，这靶没有不被射中的。万物的美好对人有诱惑，如果用它来伤害人性和生命，人性和生命就没有不受到伤害的了，如用它来给自己以便利，生命就没有不长久的。所以圣人利用万物来保全身家性命和天性。而性命与天性的保全，就要精神调和，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都好，三百六十个骨节都通畅、灵活。像这种人，就会不说也有信用，不谋划也得当，不思虑也会与事实相符，精神通达于天和地、包覆宇宙，对事物没有不承受包容的，像天和地一样；居上位做天子而不骄傲，居下位做平民也不忧闷。这就是品行无所亏缺的人。

【原文】

富贵而不知道，适足以患，不如贫贱。贫贱之致物也难，虽欲过之奚由？出则以车，入则以辇，务以自佚，命之曰“招蹶之机。”肥肉厚酒，务以自强，命之曰“烂肠之食。”靡曼皓齿，郑、卫之音，务以自乐，命之曰“伐性之斧。”三患者，富贵之所致也。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贵者矣，由重生故也，非夸以名也，为其实也。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。

【译文】

富贵却不懂得道理，这富贵恰恰成了他的灾害，那还不如贫贱。贫贱无势之人要得到东西很难，即便想越礼又能靠什么呢？出门就乘车，入门就坐辇，务必要靠车辇使自己安逸，这就是导致腿疾的症结所在。肥肉浓酒，务必要用它们来使自己强壮，倒应叫它“烂肠之食”，细理弱肌、明眸皓齿的美色，郑、卫的靡靡之音，务必用来自得其乐，倒应叫它“戕害生命的斧子”。这三种害物，都是富贵带来的，所以古人有不肯富贵的，就是因为看重生命的缘故。不是轻富贵来求虚名，而是追求那保全生命和天性的实情。这种见解不可不仔细体察。

重 己

【原文】

倮(chuí),至巧也。人不爱倮之指,而爱己之指,有之利故也。人不爱昆山之玉、江汉之珠,而爱己一苍璧小玕(jī),有之利故也。今吾生之为我有,而利我亦大矣。论其贵贱,爵为天子,不足以比焉;论其轻重,富有天下,不可以易之;论其安危,一曙失之,终身不复得。此三者,有道者之所慎也。有慎之而反害之者,不达乎性命之情也。不达乎性命之情,慎之何益?是师者之爱子也,不免乎枕之以糠;是聋者之养婴儿也,方雷而窥之于堂;有殊弗知慎者。夫弗知慎者,是死生存亡不可,未始有别也。未始有别者,其所谓是未尝是,其所谓非未尝非,是其所谓非,非其所谓是,此之谓大惑。若此人者,天之所祸也。以此治身,必死必殃;以此治国,必残必亡。夫死殃残亡,非自至也,感召之也。寿长至常亦然。故有道者,不察所召,而察其召之者,则其至不可禁矣。此论不可不熟。

【译文】

尧的巧工倮,是最手巧的人工,然而人们不爱倮的手指,而爱自己的手指,因为自己的手指能为自己所用。人们不爱昆山的美玉、江汉的夜明珠,而爱属于自己的质次的玉和不圆的珠,因为它们能为自己所用。如今我的生命为我所有,对我自己的好处很大了。说起它的贵贱,就是封爵为天子,也不能与我的生命相提并论;说起它的轻重,富足得拥有天下,也不能与我的生命交换;说起它的安危,一旦失去了它,就永远不可能再得到。对这三方面,有道之人都很小心。也有慎重对待它,却仍然反而被伤害的,是由于并未真正弄清生命的真实情况的缘故。不能通达性命的真情,谨慎又有什么益处呢?这是盲乐师爱他的儿子,却免不了用糠灌的枕头眯了孩子眼睛;这是聋子养婴儿,正在打雷却抱孩子到堂前窥探。这比不懂得谨慎还严重。那不知谨慎的,对死生存

亡无所分辨,他认为对的未必对,他认为错的不一定错,肯定他认为错的,否定他认为对的,这是很糊涂的。像这样的人,天是要怪罪的。这样处理自身的事,一定死亡一定遭殃;这样处理国家的事,一定会残破,一定会灭亡。那死亡残破,不是自己到来,是那糊涂惹的。寿命长常常也是这样的。所以有道之人,不注重考察结果怎样,却注重考察招致这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样。这结果的到来是不可禁止的。这个见解不可以不深入认识。

【原文】

使乌获疾引牛尾,尾绝力勌(dān),而牛不可行,逆也。使五尺竖子引其棖(quán),而牛恣所以之,顺也。世之人主贵人,无贤不肖,莫不欲长生久视,而日逆其生,欲之何益?凡生之长也,顺之也;使生不顺者,欲也;故圣人必先适欲。

室大则多阴,台高则多阳,多阴则蹶,多阳则痿,此阴阳不适之患也。是故先王不处大室,不为高台,味不众珍,衣不焯热。焯热则理塞,理塞则气不达;味众珍则胃充,胃充则中大鞅(mèn);中大鞅而气不达,以此长生可得乎?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,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;其为宫室台榭也,足以辟燥湿而已矣;其为舆马衣裘也,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;其为饮食醕醑也,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;其为声色音乐也,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。五者,圣王之所以养性也,非好俭而恶费也,节乎性也。

【译文】

假如让大力士乌获疾速地拽拉牛尾巴,牛尾拽断乌获的力气也用尽,而牛仍然不走,是因为违逆它的意愿。如果让小童儿扯着牛鼻子上的环,那么牛就会随小童儿的愿望行走,这是因为顺牛的天性的缘故。世上的人君和尊贵之人,不论贤还是不贤,没有不想长生不老的,却天天违逆长生之道,虽然想长生,想又有什么好处呢?凡是生命长久的,都是顺其天性的;让自己的生命不顺天性,就是情欲;所以圣人一定先控制情欲使它适中。

屋子大了,阴凉就多,台子高了,晒到的太阳就多。长年不见阳光或晒得太多,腿脚都会患病,这是阴阳不适中的病症。所以,

先王不住大房子,不建高台。不吃很多山珍海味,不穿得太厚热。厚热就会脉理不通,脉理不通就会气血不畅;珍肴吃得太多胃就太满,胃满就使肠胃大滞而倒胃口,而腹内胀满胃口不好就会气脉壅闭,像这样子,又怎么可能长生呢?先前的圣人建造苑囿园池,足以游玩活动而已;建造宫室台榭,只要能避开燥湿就足够了;制作车辆衣服,只要能使身体安逸可以保暖就足够了;做食物酒水,只要口味合适足以饱腹就可以了。追求音乐美色,也只要能使性情安适自得其乐就足够了。这五种情况,都是圣王用来养性的,而不是崇尚节俭嫌恶浪费的缘故,而是适合性情而已,不求过度。

贵 公

【原文】

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,必先公,公则天下平矣。平得于公。尝试观于上志,有得天下者众矣,其得之以公,其失之必以偏。凡主之立也,生于公。故《鸿范》曰:“无偏无党,王道荡荡;无偏无颇,遵王之义;无或作好,遵王之道;无或作恶,遵王之路。”

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,天下之天下也。阴阳之和,不长一类;甘露时雨,不私一物;万民之主,不阿一人。伯禽将行,请所以治鲁,周公曰:“利而勿利也。”荆人有遗弓者,而不肯索,曰:“荆人遗之,荆人得之,又何索焉?”孔子闻之曰:“去其‘荆’而可矣。”老聃闻之曰:“去其‘人’而可矣。”故老聃则至公矣。天地大矣,生而弗子,成而弗有,万物皆被其泽、得其利,而莫知其所由始,此三皇五帝之德也。

【译文】

早先的圣王治理天下,一定先公后私。出以公心。那么天下就平和。平和产生于公心。曾试着读上古记载,有很多取得天下的人,他们得到天下都是因为出以公心。而失去天下的一定是由于偏私之心。大凡国君得以做国君,都缘于公心。所以《鸿范》

说：“不偏私不阿党，君王之道广阔开明；没有偏私没有不平，遵从先王的正义；没有偏爱，遵从先王治国之法；没有私怨，遵从先王治国之道。”

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，而是天下人的天下。阴阳相和，不只生长一类东西；甘露和及时雨，不独独钟爱于一物；万民的君主，不私爱一人。伯禽要出发前，向周公询问怎样治理鲁国。周公说：“一心给百姓谋利，而不要从百姓那里得到私利。”楚国有一个丢失了弓的人，不肯去找回它。说：“一个楚国人失落了它，另一个楚国人得到了它，又为什么要找它呢？”孔子听说此事，说：“去了那个‘荆’字就相当可以了。”老聃听到这事，说：“去了那个‘人’字就可以了。”老聃是达到了公的极点了。天地之大，生育民人，不认为是自己的儿子；成就万物，不为自己所私有。万物都受到天地的恩泽，得到天地的好处，而没有人知道这好处从哪里来。这就是三皇五帝的道德。

【原文】

管仲有病，桓公往问之，曰：“仲父之病矣，渍甚，国人弗讳，寡人将谁属国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昔者臣尽力竭智，犹未足以知之也，今病在于朝夕之中，臣奚能言？”桓公曰：“此大事也，愿仲父之教寡人也。”管仲敬诺，曰：“公谁欲相？”公曰：“鲍叔牙可乎？”管仲对曰：“不可。夷吾善鲍叔牙，鲍叔牙之为人也：清廉洁直，视不己若者，不比于人；一闻人之过，终身不忘。”“勿已，则隰朋其可乎？”“隰朋之为人也：上志而下求，丑不若黄帝，而哀不己若者；其于国也，有不闻也；其于物也，有不知也；其于人也，有不见也。勿已乎。则隰朋可也。”夫相，大官也，处大官者，不欲小察，不欲小智，故曰：大匠不斲，大庖不豆，大勇不斗，大兵不寇。桓公行公去私恶，用管子而为五伯长；行私阿所爱，用竖刀而虫出于户。

人之少也愚，其长也智，故智而用私，不若愚而用公。日醉而饰服，私利而立公，贪戾而求王，舜弗能为。

【译文】

管仲病重，齐桓公去看望他，说：“仲父病得厉害了，所有的人

都不回避说生死了,我将把国家托付给谁掌管呢?”管仲对答说:“过去我竭尽全力,也没把这事搞得十分明白,如今病得朝不保夕了,我又怎么能说得清呢?”桓公说:“这是大事,惟愿仲父告诉我。”管仲恭敬地允诺,说:“您想用谁做丞相?”桓公说:“鲍叔牙可以吗?”管仲说:“不可以。我与鲍叔牙相好。鲍叔牙的为人是清廉正直,看到不如自己的人就不和他们亲近,一听说谁的毛病,一生都不忘。”“不这样,那隰朋可以吗?”“隰朋的为人是:记住上世贤人而模仿他们,对不如自己的人就求全责备。以自己的德行不如黄帝而自愧,又可怜不如自己的人。在处理国家大事上,抓总纲,对一些小事不去过问,对不是自己范围的事,并不求什么知道,对人,也有看不到的地方,如果不太苛求的话,那隰朋是可用作相的。”相,是大官,做大官,不应什么事情都弄懂。不应表现小智慧来矜夸。所以说,高明的匠人,不亲自用斧斤砍削,高明的厨师,不亲自摆设餐具,大勇之人,不亲自上阵厮杀,王者之师,扫除无道,却不作害民之兵。齐桓公行公道而不记私怨时,起用管仲,使自己成了五霸首领;而齐桓公徇私情呵护自己所爱,任用谄谀之人竖刀,以致死后尸身腐烂得蛆都爬了出来还不得下葬。

人小的时候愚蠢,长大了就有了智慧。所以,聪明了却用私情,还不如愚笨却出以公心。天天喝醉了还想穿着整齐,利欲熏心还想出以公道,贪婪暴戾还想成就王道,就是舜都做不到,何况一般人呢!

去 私

【原文】

天无私覆也,地无私载也,日月无私烛也,四时无私行也,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。

黄帝言曰:“声禁重,色禁重,衣禁重,香禁重,味禁重,室禁重。”

尧有子十人,不与其子而授舜;舜有子九人,不与其子而授

禹；至公也。

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：“南阳无令，其谁可而为之？”祁黄羊对曰：“解狐可。”平公曰：“解狐非子之仇邪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仇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遂用之，国人称善焉。居有间，平公又问祁黄羊曰：“国无尉，其谁可而为之？”对曰：“午可。”平公曰：“午非子之子邪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子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又遂用之。国人称善焉。孔子闻之曰：“善哉！祁黄羊之论也，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子。”祁黄羊可谓公矣。

【译文】

天不是出于私利而覆盖万物，地不是出于私利而承载万物。日月不为私利而普照大地，春夏秋冬不为私利而运行，它们都是按自己的本性而使万物得以成长。

黄帝说：“声乐禁止太过分，女色禁止太过度，衣饰禁止越礼，香味禁止太浓郁，滋味禁止太厚重，官室禁止太奢侈。”

尧有十个儿子，而尧不将天下传给儿子却传给了舜；舜有九个儿子，舜不将天下传给儿子却传给了禹，这是最大的公了。

晋平公问祁黄羊：“南阳没有县令，谁可以做县令去治理？”祁黄羊答：“解狐可以。”晋平公说：“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？”祁黄羊答：“你问谁可作治理南阳的人选，不是问我的仇人。”平公说：“好。”就用了解狐。国人都说这件事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平公又问祁黄羊：“国家没有尉官，谁可以担当？”祁黄羊答：“午可以担当。”平公说：“午不是您儿子吗？”祁黄羊答：“您问谁可担任尉官，没问我的儿子。”平公说：“好。”又用午做了尉官。国中人都称赞这事。孔子听到后说：“好啊，祁黄羊的说法。举荐人材不因是仇人而埋没他，不因是儿子而避讳他。”祁黄羊可说是公了。

【原文】

墨者有钜子腹䵍(tūn)，居秦，其子杀人，秦惠王曰：“先生之年长矣，非有它子也，寡人已令吏弗诛矣，先生之以听寡人也。”腹䵍对曰：“墨者之法曰：‘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’，此所以禁杀伤人也。夫禁杀伤人者，天下之大义也。王虽为之赐，而令吏弗诛，腹

黜不可不行墨者之法。”不许惠王，而遂杀之。子，人之所私也，忍所私以行大义，钜子可谓公矣。

庖人调和而弗敢食，故可以为庖。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，则不可以为庖矣。王伯之君亦然，诛暴而不私，以封天下之贤者，故可以为王伯；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，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。

【译文】

墨子学派有个大学问家腹䵍，住在秦地，他儿子杀了人，秦惠王说。“先生年纪大了，又没有别的儿子，我已命令官吏不杀他了。先生在这件事上要听我的。”腹䵍答对道：“墨家的家法说：‘杀人的死，伤人的受刑。’这就是用来禁止杀人伤人的。禁止杀人伤人，是天下的大道理。王虽给他恩赐，令官吏不杀他，我却不能不行墨者的家法。”不答应惠王，而杀了自己的儿子。儿子，都是人所私爱的，忍心杀掉所爱的儿子来保持大道理，墨家这位大学者可真是大公无私了。

厨师调和五味却不敢偷吃，才可以当厨师。如果让厨师做饭却偷嘴，就不可以用他做厨师了。称王称霸的君主也是这个道理。诛杀残暴之人而不徇私情，而分封天下的贤明之人，那这种王者霸者就能为王为霸。如果为王为霸的君主本应诛杀暴虐之人却徇私不杀，就不能为王为霸了。